

横漂：明星梦还在，但群演首先是工作

文化批评

□ 黄帅

青年作家考编制，不必大惊小怪

最近，青年作家考编制的话题“破圈”，先是引起文学圈内部的关注，其后又引发舆论热议：在今年《芳草》杂志社公布的专项招聘名单中，青年作家班宇、陈春成、王苏辛、淡豹（刘雪婷）等人在列。《芳草》杂志社是武汉市文联所属事业单位，考上意味着能获得事业单位的编制。不少人惊呼：编制这么“香”吗？难道连一些著名的青年作家也要考编？

其实，我们对于青年作家考编制的行为，不必大惊小怪。这一现象的本质，是作家“光环”与现实生存之间关系的问题。它之所以引发关注和讨论，首先在于，长期以来，不少人对于作家存在某种认知偏差，总觉得作家头顶“光环”，自由洒脱，应该“不食人间烟火”。还有人认为作家有社会知名度，赚钱很容易，早就应该衣食无忧，根本不需要再考什么编制。但这种看法，与当代作家的现实处境并不相符。

客观而言，除了个别早就享有大名、能保持作品畅销的“头部作家”，大多数作家靠版税收入是很难生存的，至于靠写作实现所谓“财务自由”，更是难上加难。尤其是青年作家尚处于写作的起步阶段，即便稍有名气，也很难通过小说“变现”。笔者接触的不少青年作家，虽然很想做自由撰稿人，专职从事写作，但考虑到现实因素，还是不得不找份稳定的工作，然后兼职创作。

而且，班宇、陈春成等人考的这家单位，属于有编制的杂志社，严格来说，也不算脱离文学圈子。不论是从历史还是当下来看，很多作家都希望获得一个稳定的生活保障。甚至很多老一輩作家在谈及自己的创作历程时坦言，最初搞创作，是为了逃离“贫穷”的环境，对于作家渴望在世俗生活中获得成功，想法和行为，我们不必讳言，而考编制的做法，也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作家保障。

因此，从生存的角度来说，青年作家考编制，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行为。有了物质基础和稳定生活的保障，再去创作，其实更能保证创作的纯粹性。反之，如果作家还要为吃穿发愁，甚至总担心失业，那么也很难保持从容、淡定的创作状态，甚至会为了功利目的去写很多自己不想写的东西。考虑这些因素之后，青年作家努力“考编上岸”，就是意料之内、情理之中的事情了。

不过，虽然我们理解青年作家考编制的行为，但与之相关的反思不能止步。这背后潜在的问题，是青年作家的现实困境。正如一些围观此事的网友所言，“连班宇、陈春成等知名青年作家都很难靠写作养活自己，何况其他呢”。

纯文学被边缘化的现象，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，“搞纯文学就等于清贫”几乎成了圈子里的共识。即便如此，还是有很多对文学充满热情的年轻人，愿意从事这个事业，愿意在这个投入很大收益很小的行业里不断“试错”。但是，这不应该是让青年作家注定“清贫”的理由。

不论是在发表平台的稿酬上，还是在相关部门的专项资金支持上，其实都可以有改进空间。为了鼓励青年作家创作，近年来，确实有一些文学期刊不断提高稿费标准，但仍然无法满足创作者的需要，多数发表平台的稿酬依然较低。

而且，除了少数“常客”，多数青年作家想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，都是不容易的事。一些发表平台还存在“圈子化”的问题，文学新人想得到认可，并非易事。

这就需要包括文学期刊、报纸副刊在内的诸多发表平台，尽量给予青年作家更多的发表机会和稿酬支持，既要给写作者荣誉上的认可，又要有物质上的帮助。只有这样，才能让青年作家安心创作，放心投稿，而不至于非要通过考编制才能获得安全感。



特约群演孔金云（右一）在《长月烬明》中和主演演对手戏。



群众演员章小大饰演士兵。受访者供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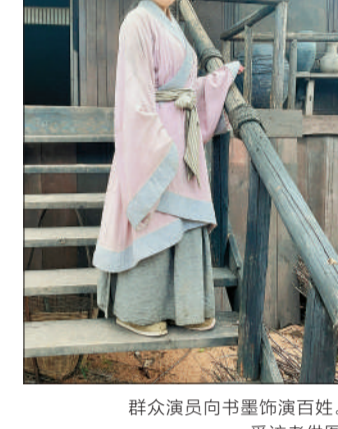
群众演员向书墨饰演百姓。受访者供图



群众演员在电视剧《赤水河》拍摄现场。



横店影视城演员公会供图



横店影视城演员公会的前景”考试现场。横店影视城演员公会供图

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悦 记者 蒋肖斌

横店从来不缺梦想与坚持。今年是章小大当“横漂”的第13年。

此刻，他正躺在树下的一处阴凉地，半眯着眼，想趁太阳还没完全升起前睡过去。但他没睡着，睡不着的罪魁祸首是身上重达20公斤的盔甲。剧务说是皮子做的，说白了就是人造革，又重又硬。

在横店，夏天拍穿盔甲的戏是所有演员的噩梦。这里夏天最高温度能到40多摄氏度，章小大身上全是汗，黏答答，冒出的热气被困在密不透风的盔甲中，像是在蒸桑拿。

仅有3年“横漂”经验的向书墨也参演过这类古装剧，扮演最多的是百姓的角色。戏服通常有两到三层，最贴身的一件是水衣（一种贴身白色衬衣，通常是为了防止演员身上的汗水弄脏戏衣——记者注）。夏天穿这个最受罪，衣服被轮流穿过多次，没有洗，馊出臭味。更要命的是冬天拍戏，赶上横店下雨，地上泥泞，还有积水，裙边一沾沾满泥污，冷风一吹贴在腿上，冻得人打寒颤。

“横漂”是对横店群众演员的称呼。横店影视城演员公会的公开数据显示，截至目前，横店累计演员注册人数已超过13万，其中9000多人常驻横店。多数“横漂”是像章小大、向书墨这样的普通打工者。接线、跑龙套、上工、收工……他们将成名的那百分之一希望埋在心底，耐心等待属于自己的机会。

同样躺在水坑里演伤员，大水坑、小水坑，躺多久，价格都不一样

章小大是四川人，做过剧组摄像。机器在轨道上一架，摄影机后的他比演员还入戏，所以“想来横店亲自试试”。向书墨是来自湖北的珠宝销售员，在老家挣了一笔钱后，她萌生了到横店“体验生活”的想法。

在片场，等待是常态。当天，章小大所参演的剧组凌晨3点就喊他们起来化妆，几百号人天没亮就在横店影视中心门口排队集合，被大巴车拉到附近的山上拍外景。等了近5个小时，直到上午10点多，还没有轮到拍群演的戏。

山头上，兵器散落一地，从远处看像是打败仗的虾兵蟹将。“普通群演就是背景板。”章小大说，多数情况下，“群头”负责组织群演的戏份，“比如，他喊‘笑’，我们就跟着笑，他喊‘哭’，我们就哭，比较机械，不需要什么演技”。

章小大的皮肤透着暴晒后的黑中带红。等了5个多小时后，剧组终于开始拍士兵们跟随大王撤退的戏份，章小大要追着前方的马快跑，重复拍了几遍，跑了五个来回。一天下来，他脚上被磨出好几个水泡。

群众演员被分为3个等级，普通群演、前景和特约。章小大和向书墨都是普通群演，未来想要升入前景和特约，他们需要参加横店影视城演员公会组织的专业表演考试。一般情况下，前景演员更注重演员的外形条件，有具体的身高要求，特约演员则更注重演员的演技，初试考演员的台词功底和无实物表演，复试二人一组，考验演员之间的合作沟通能力。只有通过考试，他们才能拍相应戏份。

横店影视城演员公会群演统筹宋强解释，普通群演几乎没有门槛，不露脸，没台词，每10个小时的工资是120元；前景会露脸，但一般也没有台词，14小时内工资是300元起步；特约工资最高，每天基本400元起步，价格一般由剧组和演员协商决定，并不固定。

还有一些是特殊津贴：超时费，每小时10元；超过深夜12点加班，过夜费10元；早上5点之前拍戏，起早费10元；淋雨10元，躺尸戏10元，演战争戏脸上抹血浆10元，剃光头40元……补贴非常细分，比如，同样躺在水坑里演伤员，大水坑、小水坑、躺多久，价格都不一样；脸上涂血浆，涂一两道还是半张脸，价格又要另算。

群演们接通告，一般是通过微信群接龙，抢戏就像“双11”抢货，要拼手速和网速。向书墨掌握规律后发现，晚上7点是发通告的高频时段，但为了抢到更多机会，她一般会等到晚上12点左右，演什么戏、演什么角色，像开盲盒，不到演出前的那一刻，“群头”不会告诉大家去哪个剧组。

初来乍到，向书墨对一切感到新奇。有一次，她饰演青楼女子，大冬天的，穿着单薄的纱衣站在廊头，一边打哆嗦，一边不自觉地笑了起来。导演拿着对讲机大喊“严肃点”，那场戏的几个镜头拍了好几遍，她总是忍不住想哭。渐渐地，向书墨完成的角色清单在不断拉长，本来只是打算在横店晃一圈就走，但她现在留在了这里。

女群演的工资普遍比男生低，竞争也大。女孩去考前景和特约，会格外看重身材和长相，戏份也比男群演少，“女生不能演战争戏，一般只能演宫

女、百姓这类”，一个月工资3000元左右。“只要努力接戏，就饿不死。”和向书墨差不多时间来横店的人已经走掉一大半，他依然淡定，“不能把什么都想象得特美好，容易有落差”。

不同于向书墨的洒脱，章小大拍起戏来风雨无阻。他说自己“条件不好”，不够高也不够帅，就只能比别人更努力。他最擅长哭戏。有一次拍《新少林寺》，主角声情并茂地控诉日本对村庄的侵略，章小大感觉自己内心的情感也源源不断地迸发出来，哭得特别真切。

“我觉得我是热爱表演的。”那天走出片场，章小大“用情过深”，脚步都是虚浮的。他感觉，镜头对着他的那一刻，“很奇怪，很兴奋，也很有成就感”。章小大喜欢周星驰的《喜剧之王》，一个“死跑龙套的”，对着空旷的大海大喊“努力、奋斗”时，他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共鸣。

章小大特意揣摩过人物的情感怎么通过台词表达。他向记者表演，比如，“你怎么了”这样一句台词，如果语调平，就显得两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很亲近；如果急切地喊，提高嗓门说，“人物关系立马不一样了”。

不过，章小大至今没有勇气去参加特约演员考试。他说话带有浓重的川音，平均每10个字中就会有1个字走音。他特意每天花3个小时练习普通话，但仍旧乡音难改。

一朝成名是梦想，但你可能一直是路人甲

来到横店的第三年，孔金云就成为章小大最羡慕的那群人——特约演员。他是安徽人，1994年出生，身高一米八，3年前退伍后来当“横漂”，从普通群演干起。“刚来横店那会儿，我认为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，只要肯下功夫，肯定有实现梦想的那一天。”孔金云说，他最初的梦想是进入娱乐圈，成为真正的演员。

孔金云建立过“模卡”，上面附有他的个人信息、表演经历和剧照，想靠着给选角导演送资料，获得试戏的机会。他苦练过台词，为了改掉不时冒出来的口音，凌晨3点起床练习普通话；再后来，他要求自己普通话不仅要标准，还要富含感情，练习持续了1个月。

但成为特约演员后，孔金云惊讶地发现，特约比普通群演更难。特约也通过微信群接通告，只是大家不再拼手速，而是要发试戏小视频。在视频中，他们需要报上身高、体重，再拍一遍正脸、侧脸，最后附上试戏片段。

孔金云发给经纪人的视频，经常石沉大海，有时还会遭到恶评——“就你这个长相，别演戏了”。

没有戏拍，他曾经消沉地在宿舍躺了近1个半月，每天睁眼就为水电费、房租发愁。演员这一行，外貌十分重要。孔金云看着视频中的自己：脸部线条不够平滑，优势在于眼睛大、眼窝深，但上镜后显得不够“少年”。

当然，好看不是唯一的标准，横店分配角色自有套路。长相老成的人，适合演大臣；皮肤光滑白皙的，可以演太监；当过兵的人有特殊优势，因为站有站相、坐有坐相，经常被选去演八路军战士。凭借当过兵的优势，孔金云终于接到第一场特约戏份，在《血战松毛岭》中饰演宋希濂的副官。

孔金云现在演的最多的是竖屏微短剧，一集只有一到两分钟，戏里出现最多的设定是“一个现代人穿越到架空王朝，发现了财富密码，成为当朝首富”。他皱着眉头表示不解，“这种剧情根本没有逻辑，还有很多水台词”。但因为市场青睐，他无法避开这类戏。

3年来，孔金云演的最出名的一部戏是《长月烬明》，他在剧中饰演小太监李德。他的角色有台词，有近景，还有与主演演对手戏的机会。这部戏拍完，有游客在横店将他认了出来，“你不就是演太监的那个人嘛”。那是孔金云感觉自己离演一个“正经”角色最近的时刻。但更多的，他认为自己在横店只是干一份工作，挣钱养活自己，“一朝成名只是梦想，连理想都不是”。

演员王宝强在横店像是一个神话符号，他的故事是对“横漂”群体梦想最成功的演绎。然而，神话意味着不是现实，这类故事在现实中是稀缺的。

横店影视城演员公会给出的一组数据显示，今年一季度，开拍剧组较去年同期增长12%，1-5月演员办证人数同比增长60.91%。随着注册演员数量的增多，竞争也愈发激烈。

孔金云发现自己在横店成为王宝强的机会渺茫，“我可能一直是路人甲”。演戏就像完成流水线作业，不再做明星梦后，他感觉自己内心平静，“大明星也和我们一样要拍戏，只是待遇比我们好，生活比我们舒服”。

“群头”是群演的一种职业发展选择。当过10多年“横漂”的孙志刚现在是一个“群头”。他告诉记者，在某种程度上，“群头”相当于公司里的小组长，布置任务、监督实施，还需要处理紧急或意外情况。他们是群演工作的唯一负责人，多数群演的工作机会由他们把握。孙志刚清晰记得，一次，在群演接龙报戏的群中，“群头”说因为前一天有两三个人主动帮忙提了群演盒饭的饭箱，所以他们可以优先参与拍戏。

这与其他职场中的人情世故，几乎一模一样。

有保险、有工资，下一个目标可以多种选择

在横店，几乎没有群演会不知道横店影视城演

员公会，这是所有“横漂”的第一站。演员公会成立于2003年，是国内第一个专门为群众演员服务的组织。

演员公会的大门外，张贴着一张办演员证的告示。年龄在18-60岁，不能染发，女性头发过肩。缴纳10元工本费，就可以办一张演员通行证，成为一名正式群演。演员公会在薪资发放、人身安全等方面为群演做了较为充足的保障措施。

曾经，工资发放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点。

2007年，章小大刚来横店拍戏时，拍的多数是现金戏，意思是拍完戏现金结账，但不发工资是常有的事。如今不同，宋强介绍，现在演员公会成了演员和剧组之间沟通的桥梁，演员公会统一为横店演员向剧组代收演员费用，并定期发放工资。

“有的剧组不够尊重群演。”对向书墨来说，相比经济窘迫，她更需要剧组对群演人性化的对待，“演员公会监督群头，群头必须照顾演员的感受”。夏天拍战争戏时，群演们可以利用空闲时间休息，以免中暑；下雨时，群头会照顾大家，找合适的地方避雨。

演员公会还有效解决了群众演员参保无单位的难题。宋强解释，2021年，浙江省东阳市出台了《群众演员参加工伤保险暂行办法》，实行以第三方作为参保主体的“按日参保”工伤保险模式。也就是说，“横漂”只要在片场工作一日，就能享受当日的工伤保险。

有保险，有工资，章小大几乎每天都在接戏，每个月的工资在5000元左右，他生活节俭，一个月能攒大半年。现在，他最具可行性的目标，是有一天能通过特约演员考试。

拍完《长月烬明》后，孔金云很少再去特约群里发试戏视频，因为不断有人邀请他演戏。“没有人不想当明星，但也几乎不会有人把这个想法当真。”孔金云的下一个目标是转行当经纪人。

不过在没转行之前，孔金云仍会花大量时间研究专业演员的表演，打磨自己的演技。他喜欢肖央在电影《人潮汹涌》中的表演，为了模仿肖央在剧中的精神分裂状态，他在家照着镜子模仿；为了提升台词水平，他反复朗读王志文在电视剧《黑冰》中的那段长达11分钟的经典对白。

在横店13年，章小大见过太多年轻人来了又走，有的只是体验一下生活，有的是想见明星。他不理解那些人口中的“躺平”，对他来说，群众演员是一份要用心做好的本职工作。

“做人如果没有梦想，那和咸鱼有什么区别？”采访中，章小大几次对记者提到周星驰在《喜剧之王》中的经典台词。他毫无迟疑地说，待在横店的每一天，他都会为了成为更优秀的演员而努力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

人物

杨丽萍：舞蹈是人类最美好的一种语言

困难，拥有抵御伤害的能力。”

杨丽萍坦言，长久以来她都非常珍惜自己的天赋。

“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走。所以我特别珍惜自己的天赋，上天给你能量天赋，你启动了它，你要在这个世界上分享这个东西，这是你力所能及的事。”

于杨丽萍而言，人生开启跳舞这一选项是无比质朴的。

“我们小的时候为什么要跳舞？就是为了表达感谢，感谢太阳给我们光明，给我们温暖，所以我们要跳舞、要唱歌；我们丰收了，要表现喜悦的心情，所以要跳舞。”

杨丽萍提到，父辈创造了很多肢体语言，都来源于自然。比如人们看风吹落叶，慢慢飘落，于是创造了一种拍手的节拍；跳孔雀舞也是，因为孔雀很神圣，美得极致，所以谁若能跳好孔雀舞，谁就是最有福气之人。

杨丽萍从小没有进过舞蹈学校，但是她能在大自然的学校里学习，比如经常去观察蝴蝶是怎么破茧而出的。世间万物都会被融入舞蹈里。



杨丽萍 云南文化供图

20世纪80年代，从云南少数民族乡村一路走到中央民族歌舞团，杨丽萍在看到很多国际舞蹈和舞者后，“再转过来看我们自己的民族舞，尤其珍贵”。“我们的舞蹈有自己的属性和符号，有自己的文化和

历史，现在消失了，我一直在想怎么把它体现出来？这是几十年来我一直致力于做的事”。

她希望把民族舞、把代表一方水土的文化艺术作品，带给全世界。“我的舞蹈不是芭蕾，不是别的舞蹈种类，是我们自己。”

曾经在长达1年多走村串寨采风的日子，杨丽萍一面陶醉于歌舞的海洋里，一面又产生了深深的忧虑，因为许多民间歌舞文化濒临消失。《云南映象》就是她努力用舞台记录珍贵民间歌舞的心血。

杨丽萍提到，《云南映象》的舞蹈表演者都是来自乡村、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农民。在她的眼中，这些朴实憨厚的，为了爱为了生命而起舞的人，最能表现这台原生态歌舞的精神。“我没有编什么，我的工作只是怎么选他们身上的东西，再把宝石上的灰尘擦干净，让它重放异彩。”

“我们的族人一起走上舞台，把乡村田埂的舞台背景搬到了大城市的剧场里，我们将自然里的太阳，在舞台上让它‘升’起来，让舞蹈者在太阳里跳舞，地上也会长出鲜花来，这些东西都特别美好。”这样的表演，希望让观众明白什么呢？杨丽萍

说，答案也许是：大山般的厚重、红土的热烈、太阳的光辉、月亮的透明、苦竹般的甘苦……以及对理想的执着。

在杨丽萍的作品《十面埋伏》中，从观众进场之际，有一个剪纸人就开始剪纸。“这是我们的民间文化，他剪他看到的，就像我跳我所看到和理解的東西”。

《云南映象》讲生命和自然，讲文化的纯粹、博大和精神价值，宣扬一种原生态的舞蹈；《十面埋伏》通过演绎2000年前的战争，讲述战争的暴力和残酷——“满地红色的羽毛，没有一把剑，也没有一把刀，只有两万把剪刀高悬舞台上空”。

近3年的春节，杨丽萍连续推出“生肖舞蹈系列艺术片”：《春牛图》《虎啸图》《玉兔与嫦娥》……最近，第四部生肖舞蹈系列艺术片《舞龙》已杀青，计划在2024年新年推出。

“十二生肖是中国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，也是人类的智慧。”杨丽萍提到，疫情期间舞蹈团队没法演出，她就在思考怎么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。“你自发做的事才叫有意义。不是去完成任务，或者谁给钱才去做，而是我自愿的。”

杨丽萍相信，舞蹈是人类最美好的一种语言。“舞蹈真的会让人感受到来自灵魂的沟通，而不只是语言这样一种表达。所以我特别高兴自己能够拥有有这样的天赋。我在舞台上太久了，到现在还孜孜不倦”。

每一次创作，杨丽萍虽然感觉都很艰难，但是也会非常喜悦于“把美好的东西用舞蹈的方式呈现出来”。“我觉得这不是责任，这是一种热爱。”